



「集会」に慣れて、自分の言葉を話す  
 Accustomed to Getting Together to Speak an Ethnic Language  
 文・圖—Senten Katadrepán 陳秀如（卑南族語言推動組織專職人員）

## 習慣相「聚」，說自己的語言

### 卑南語的生命跡象

卑南族目前人口數約有16,576人，依16族人口數排名第7位（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2020年2月統計數據），現階段的卑南族語的生命跡象約30%，在卑南族10個部落當中，尚能以流利族語溝通的年齡約在60歲以上，而60~50歲族人僅能以簡易的生活單詞，或以不通順的語句溝通，再者50歲以下族人幾乎不能用族語溝通，頂多用幾個單字拼湊出似懂非懂的話語。

如果我們單單只將母語搶救的希望，灌注在小學或學齡前的兒童身上，卻沒有建立一個全然使用族語的環境，未來這個語言可能會被簡化，也就是語言文化的厚度將會變得單薄表淺。因此，我們更應該投入更多的心力，思考如何讓部落恢復充滿族語對話的環境，而「族語聚會所」是社區族語營造很重要的一步。

### 聚會所的意義

當有一群人定期聚集在一個場域，共同執行一件特定的事情時，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文化正在發生，因為需要，因為有意願，因為認為有意義，所以它自然的不斷地發生，如同每年定期辦理的祭典儀式，它具有共同的意識與價值觀，而產生群聚性的行為。我想說的是，「族語聚會所」的成立像是採取這樣



卑南族語言推動組織（台北成果展）。



真正珍貴的語言文化價值，潛藏在部落耆老的腦中，我們要把握有限的時間，不斷地讓長輩們說族語，在學習的過程同時紀錄，紀錄不僅僅是保存，更是發現問題的來源。

的概念，讓它像是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，只是很諷刺的是，我們聚會的目的是為了「說自己的語言」，我們無法改變歷史造就的今日，但我們要創造機會找回失去的一切。

個人認為比起「族語教室」，我更喜歡「族語聚會所」的名稱以及學習模式，如政大林教授修澈所言，大家圍坐一圈，一瓶飲料（能讓族語說得流暢的飲品）擺在中間，開始用族語聊天。確實這樣的方式非常符合部落的生態，但若要達到政府期待的績效或漂亮的數據，畢竟教與學是一條漫長的道路，況且聚會所不是一個教育機構，而是自發性的學習場域。

### 聚會所執行過程

2019年3月15日卑南族語言推動組織召集各部落，參與「族語聚會所」辦理說明會，該年度共計開設9個聚會所，分別為南王詩詞祭文聚會所、南王古謠族語聚會所、南王親族族

語聚會所、寶桑族語聚會所、知本族語聚會所、知本婦女古謠聚會所、建和族語聚會所、泰安族語聚會所、阿里擺族語聚會所等，另外加1個知本教會族語班，則共有10個場域同時進行卑南族四個語別的學習。

### 族語學習不可標準化

卑南族部落分佈相距並不算遠，最近車程10至30分鐘不等。專職人員平均每兩週去觀看一個聚會所的情況，由於各聚會所類型不同，族語能力的起點不一，我們不能用齊頭式的標準去評定每一個會所，而是針對學習內容去關心大家學會了什麼？學會了幾個單詞？會唱幾首傳統歌？會說幾句生活的族語？或觀察整個聚會所的學習氣氛。然而，越是自由的學習越不容易看出標準化的成果，雖然每一個聚會所都有提出學習計畫，但不一定按著計畫走，以傳統歌謠的學習為例，在多首歌曲中，南王部落的「老歌謠三部曲」是當中較為困難的古



知本婦女古謠聚會所。



南王詩詞祭文聚會所。





從零開始的學習者，必須規劃有邏輯性的學習進程，及由淺入深的教材安排，當有一定族語程度的時候，再進到所謂的「族語聚會所」，使學習者有一個「聽族語、講族語」的刺激性的環境，如此學習才會有效果。



調，學習者們很難學會這個調子，有時候學員認為太難而不開口，但老師每一次都會帶大家唱，不管學員是不是有開口，透過不斷地旋律，相信會烙印在心中。其實看到族人們從一開始不太會唱，到期末的成果發表，每一個人的聲音融合在一起的震撼力，真令人感動。

### 耆老是最珍貴的語言文化資產

真正珍貴的語言文化價值，潛藏在部落耆老的腦中，我們要把握有限的時間，不斷地讓長輩們說族語，在學習的過程同時紀錄，紀錄不僅僅是保存，更是發現問題的來源。「南王詩詞祭文班」確實有達到這樣的效果，這個聚會所最具特色的主要角色，也是智慧寶庫—陳光榮長老（83歲），在他青壯年時期紀錄了以前老人所說的傳說故事、歷史事件、南王古語等，而陳長老也甚感擔憂，這些古語必須盡快傳給下一代，於是先列出了1,000條的古語詞



智慧寶庫陳光榮長老。

彙，對照白話的單詞。另一名重要的角色是具有優級族語認證的林清美老師（83歲），在當中擔任協同教學，當陳長老述說具深度且較困難的語句或單詞時，清美老師會協助以中文解析，而學習員們也會不斷地提出比較實際應用的問題，如何用在生活對話中，或是用在寫族語文章當中，因此，它是具備了紀錄性及應用性的聚會所類型。

### 家族一起來學族語

南王親族族語聚會所，這個班於2014年成立，成員都是家族親戚因而命名為「親族族語班」。成立的原因是家中一位唯一會說流利族語的長者過逝，子孫們遺憾沒能在長者在世時用族語跟他對話，長者離去前，請了親戚長輩不斷地在他身旁說著族語、唱著傳統的古謠，直到他離世。子孫們決定每週聚在一起學習族語，一直持續到現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學習過程中有一名學習者，也是這個班的班長，因必須出國一段時日但又希望持續上課，因此特別利用通訊軟體line，發展出遠端視訊教學模式。

雖然，line功能不如預期，常有雜訊和遲滯情形，仍未影響學習態度。

### 活到老 學到老

建和族語聚會所及泰安族語聚會所，當中的成員皆為銀髮族長者，兩個聚會所的特色都是讓長輩們學習字母拼音。其中「建和族語聚會所」成員們可以族語對話，形成一個族語聊天時間，每週找一個主題聊天，並發展出族語的字母卡，讓長輩們拼字卡學拼音。

#### 學習類別區分：

類型	族語聚會所
紀錄性、應用性	南王詩詞祭文
古調、歌謠、詩歌	南王古謠族語、知本婦女古謠、知本教會族語
會話、文句分析	南王親族族語
歲時祭儀主題	寶桑族語聚會所
閱讀、書寫	知本族語聚會所、阿里攏族語聚會所
聊天、拼音	建和族語聚會所、泰安族語聚會所

### 困境與迷思

一、族人們對於「族語學習」即「開班授課」的僵化思維所侷限。「開班授課的學習」跟「族語聚會所的學習」是兩條不同的學習路徑，族語聚會所是提倡聚在一起「說」族語。從零開始的學習者，必須規劃有邏輯性的學習進程，及由淺入深的教材安排，當有一定族語程度的時候，再進到所謂的「族語聚會所」，使學習者有一個「聽族語、講族語」的刺激性的環境，如此學習才會有效果。

二、在執行的過程中，有些小部落沒有族語老師，於是請鄰近部落的族語老師前來教授，該部落人口少，青年外流，部落族人不太有意願學習族語時，族語聚會所難以持續，於是走向終止。

三、族語聚會所的老師是誰？每一個會說族語的長輩都可以當教學者嗎？我認為需要有一名具高級以上的族語認證的「協同教學者」



建和族語聚會所拼讀字卡。

共同參與執行，當耆長提供知識但不會教族語拼音或句型時，可以透過協同教學者來幫助學習正確性，這樣學會比較有效率。

### 結語

族語回家學？幾乎是不可能辦到的事，因為父母不會說（不太會說）族語，於是學童先是透過「學校系統」族語課程習得，然而學習時間也僅限於每週1小時，實在少的可憐，所以理想的規劃是在部落裡有一個固定說族語的場域，如語言巢、族語聚會所等，但維持這樣的場域必須要有「共有意識」即族語危機感，它才有可能自然地，且不斷地發生。◆



### Senten Katadrepan

#### 陳秀如

卑南族，台東市南王部落人，1986年生。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畢業。現任卑南族語言推動組織專職人員。